



合江汉墓群出土陶鸟、陶猪、陶狗等随葬品。



石马。



合江汉墓“大泉五十”钱币首次出土。



合江汉棺。

3 合江设县华阙林立 有钱人死后长眠『金棺』

迄今为止，画像棺在四川许多地区只是零星出土，而在合江却异常集中，这个地处西南边陲的县城，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画像棺，也成为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。一个叫唐蒙的汉代官吏，成为揭开谜底的关键人物。

汉武帝建元六年（公元前135年），西汉中郎将唐蒙率兵千名，率领队伍万余人出使西南，目的是联络夜郎国首领，共同对付日益骄横的南越国。这支庞大的队伍，沿赤水河符关（今合江镇南关）而上，翻越大娄山、蒙山，来到夜郎国。面对突然造访的汉朝使者，夜郎王数次询问汉朝疆域比之夜郎国如何，这便是成语“夜郎自大”的来历。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，唐蒙表面上出使夜郎，庞大的辐重队伍沿途架桥铺路，开通了一条连接巴蜀与夜郎国的古道，史称“夜郎道”。

夜郎道的开通如同经脉一般，串联起了中原、蜀、滇，乃至更远的南越、大夏国（今印度、阿富汗），四川的盐、铁、荔枝行销云南、贵州；云南的铜、锡，异域的象牙、珠宝也源源不断进入中原。一时间，合江马帮穿行，船来舟往，官吏、商贾络绎不绝。今天赤水河沿岸，依旧能看到上百个青石铺就的水码头，福宝、仙市、尧坝等古镇出产的荔枝、酱油、油纸伞，至今仍行销云南、贵州，让人相信古老的商脉从未中断过。

西汉元鼎二年（公元前115年），汉武帝设合江县，络绎不绝、生生不息的中原移民进入，给合江带着一股中原文明之风，乃至中原人的生活方式。那时候的合江，华阙林立，商肆连绵，峨冠博带的汉人乘着轺车往来，官吏、商贾在宅邸中无休止的宴乐，已经与天子脚下那些繁华的汉朝郡县别无二致了。官吏、商贾死后也未能回到故土，他们被送入崖墓，在一尊尊“金棺”中长眠。1987年9月，合江出土的一具石棺上，刻有“东海太守李少君”铭文。正如学者罗二虎在《汉代画像石棺》一书中的推断，画像棺的主人，可能很大一部分属于豪强、官吏与商贾。

芳草街街道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

华西都市报（记者 吴小红）自1月以来，成都高新区全面启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工作，旨在通过集中整治打破横亘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无形之墙，最终实现拨云见日、打破围城的目的。日前，高新区芳草街街道着力“三个精准”、“三个强化”，扎实推进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基层落实。

一是精准排查，强化问题收集。各社区、各部门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通过实地走访、举办坝坝会、自查自纠等形式，先后排查和收集问题50余个（次），涉及各业务部门。二是精准明责，强化问题整改。各业务部门将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专项整治工作作为主体责任清单重要内容之一，对查摆梳理出的问题仔细研究和甄别，属于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问题及时整改、落实、反馈。三是精准问责，强化警示教育。街道纪工委加强对集中整治工作的全程监督，坚决纠正“走过场”“做虚功”“搞应付”等以形式主义整治形式主义的行为。不定期通报各地查处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典型案例，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认真剖析和总结，深入分析存在的原因，强化警示教育。

通过集中整治，街道和社区的基层工作人员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访民意、听民声、解民忧，让辖区群众获得满满的幸福感。



合江魏家祠村发现汉代墓葬群。本报资料图片

合江金棺

汉代生命与死亡的画卷(上)



合江汉墓群出土汉代陶俑。

2 崖墓成天然窖洞 竹林遍地画像棺残片

对于合江画像棺的调查早已展开。2009年一个夏日黄昏，笔者和合江画像棺博物馆馆长贾雨田来到密溪乡芭蕉湾时，村民叶发英正拾掇着干柴，经过一夏天的曝晒，干柴已经干了七八分了，得趁秋雨到来前码到“蛮子洞”里。

叶发英屋后，几十个“蛮子洞”密布崖壁，三十多年前，她刚嫁到芭蕉湾，公公告诉她，这是古时候蛮夷的墓。千百年来，墓里的尸骨、文物早已荡然无存了，古老的崖墓，却成了芭蕉湾乡民天然的窖洞，每家挑了几个，晾干草，码干柴。就是叶发英家的母鸡，也能轻车熟路地在自家的“蛮子洞”里下蛋。

“蛮子洞”下的竹林中，几乎随处可见一些碎石块，不少还雕刻着精美的花纹。贾雨田捡起一块，递到我手中，上面有个铜钱大小的图案。这是联壁纹，壁在古时是祭天的礼器，墓主相信，这样的图案会帮助他死后进入天堂。

竹林掩映的崖墓中，有具残破的画像棺。棺身早已残破，棺盖掀在一边，大小不一的碎石块与枯黄的竹叶、竹壳遍布墓室。在残存的棺底侧面，我看到一排联壁纹，过去，联壁纹往往在画像棺上成片出现，与车马出行、仙人六博、宴乐、西王母等构成一组画像，显然，这具画像棺还应还有其他造像。而之前见到的碎石，应当也出自于此。

合江地处贵州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，大娄山脉从黔北向境内延伸，县城南部多深丘、山地，北部以浅丘为主，中生代侏罗纪与白垩纪红色砂岩露头颇多，岩层厚度大，为崖墓、画像棺的开凿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。直到今天，境内仍然分布着芭蕉湾、高村、梭滩石、鱼天堂、铜锣山、张家沟等崖墓群，画像棺往往就藏身其中。

千百年的风吹雨打，山体逐渐剥落，沟底越抬越高，直到有一天，村民发现，原本高高在上的崖墓居然到了山路旁，猫着腰就能钻进去。贾雨田说，过去，无数画像棺从崖墓中取下，用作水缸、猪槽、米仓，甚至打碎了铺路、做地基。几年前，所里一个工作人员下乡做文物普查，到老乡家讨水喝，发现这家的猪槽有点异常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具画像棺。老乡们或许不会知道，就是这些被用作水缸、猪槽、米仓的画像棺，单是切割上面一块画像，黑市上就能卖到数万元人民币；而一具完整的画像棺，则至少在百万元以上。

就在密溪沟画像棺征集回馆的当晚，合江县自怀镇梭滩石崖墓群所在岩体整体垮塌，几座崖墓就这样掩埋在荒草中。与密溪沟画像棺不同，梭滩石崖墓的石棺直接开凿于岩壁上，也就是说，工匠在开凿崖墓的同时，特地预留了一块石料作为石棺，考古学上又称为“崖棺”或“石画”，是不可移动的画像棺，在四川乐山市、中江县等地也屡有发现。



合江东汉富豪墓，「美女」陪葬。

66

东汉年间，一种“金棺”在中国西南悄然流行，所谓“金棺”，便是整石凿成的石棺，又以雕有画像者最为尊贵。汉代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与汉人的升仙梦想，在“金棺”上一一呈现。迄今为止，中国总共只出土了百余具画像棺，而其中大约三分之一，又在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被发现。

初秋的清晨，合江县合渝公路旁一个叫密溪沟的山头前，一个满头银发的石匠点起香烛、纸钱，拿着钢钎在岩壁上敲打了几下，又在每个工人手心画上一道符咒，据说这个古老的仪式能让他们免除鬼神的诅咒。尔后，几个光着膀子的工人用钢钎撬开一块块长条石，露出一个一人高、直径约1米的洞口。

石匠往洞中丢了一串鞭炮，浓烟在洞中翻滚，十八个壮汉提着木杠、绳索走了进去。几分钟，洞中传来急促的号子声，浓烟中，一具尘封了千年的石棺在这一刻重见天日。公路上依旧车水马龙，来自贵州习水县的运煤车一辆辆驶过密溪沟，司机纷纷刹车，探出脑袋想看个究竟，一时间排起了长龙。

密溪沟地处长江南岸，山上分布着大面积红砂石，茂密的竹林使得山头在哪个季节都是葱郁一片。2007年，一个叫周奎的农民平整宅基地，挖掘机似乎碰到了什么硬物，“嘎嘎”作响，下来一看，一座古墓的墓门已经崩塌。透过缝隙，周奎看到墓室如房屋大小，两壁安放着一大一小两具石棺，棺盖早已散落在在一旁，后竟杂乱无章地摆放着陶俑、陶猪。显然，墓室早有盗墓贼光临了。

考古工作者随即进驻现场，他们发现，密溪沟隐藏着一个个崖墓群，数十座崖墓层层叠叠环绕在山腰上，可能是家族墓地。墓中出土了两对石棺、陶棺以及陶俑、陶猪、陶鸡、摇钱树座等等，石棺也在考古发掘结束后封存于古墓中。

2010年9月，合江画像石棺博物馆与成都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启动“合江汉代画像棺征集”活动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，陆续将业已暴露的石棺征集回馆，加以保护。

工人拉着木板车，车上载着画像棺，一前一后，来到长江码头，抬上一艘铁驳船，清脆的马达声响起，铁驳船驶向对岸的合江县城。两千年前，或许正是这样一个清晨，一支出殡队伍护送着墓主的“金棺”从城市走向了郊野；两千年后，“金棺”重返城市，一群穿着时髦的现代人士驻足围观，一栋栋高楼取代了昔日成片的宅第。脚下，是一片熟悉却又陌生的土地。

令人不解的是，密溪沟数十座崖墓，只出土了两对石棺、瓦棺，其他墓室空空荡荡，并没有任何棺槨，同样的情况也在四川其他地方反复出现。有学者指出，汉代的棺槨，大概有石棺、瓦棺、木棺三种形制，又以造价低廉的木棺最为常见。木棺易朽，早已在岁月长河中消失殆尽，惟有坚固的石棺能够保存至今。

汉代之前，陶器与木头一直主宰着古人的墓葬文化，就连好大喜功的秦始皇，似乎都满足于他的陶制兵马俑；到了汉代，坚固、朴素的石头显然更符合汉人永恒、长生的理想，汉人的阙、碑、墓室无不与石头有关。在中原，画像石墓、画像砖墓是主流；而在巴蜀之地，崖墓却大量盛行，这种墓葬直接在坚硬如铁的岩壁上开凿墓室，如同满天星斗一般遍布四川的丘陵山地，成为汉人灵魂栖息之所。正如陶渊明在《挽歌》中吟唱的那样：“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”

然而，汉人却仍不满足。东汉年间，一种“金棺”在西南悄然流行，豪强商贾竞相效仿，这种在汉文帝眼中奢侈无比的“金棺”，其实是整石凿成的石棺，又以棺身雕有画像者最为尊贵，称为“画像棺”。如果说汉代是一个崇尚厚葬的年代，画像棺便是其登峰造极的产物。正因为如此，迄今为止，全中国总共只发现了百余座画像棺，主要分布于四川、重庆、云南、贵州、山东等省市，其中90%在四川，合江又占有其中三分之一。